



张骞 “一带一路”第一人

司马迁称他是“凿空西域”的人，梁启超赞他：“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

1992年9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的《敦煌壁画》邮票第四组第四枚“唐·出使西域”，反映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临行时汉武帝送别的场景。选自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右半部壁画，此画分为3个部分，即“汉武帝甘泉宫拜祭金人”、“汉武帝送别张骞”、“张骞到大夏国”。

这是发生在陕西长安的一段历史，在唐代，佛教把这一著名历史史迹附会为佛教

史迹画，成为真实历史人物出现在佛教故事中的一部代表作品。

“敦煌壁画”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这一幅壁画气氛庄严，场面宏大，汉武帝骑马和身后一批着僧装的随从，以佛教双手合十的礼节相送，而马前是跪持竹笏向汉武

帝辞行的张骞。遗憾的是画面上并没有出现张骞的身影，可能是由于有张骞形象的右半部被后人用墨痕染污的原因，这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仿佛张骞出使西域，正跋涉在大漠朔风之中。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尊张骞的塑像，并且有专



◎ 莫高窟张骞出使西域图

门的区域展示张骞通西域的行程及深远影响。要知道，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多达 370000 余件，大量的藏品实在是没地方陈列，但张骞的“凿空西域”之旅，不得不令众多国宝级文物“蒙尘”，为其塑像让道。

时势英雄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豷狁”、“豷”、“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

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

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贿赂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此时，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据史书记载，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廩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亿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骈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张骞出使西域上称“禺氏”。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

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汉代的所谓“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包括今天中国新疆天山南北及葱岭(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狭义地讲，则仅指敦煌、祁连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赶走。

天山南路，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末(今且末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

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氏、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下令招募前往西域的使者。张骞以“郎官”的身份脱颖而出。张骞为陕西城固人，从小生长在汉江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官，却怀有超凡胆识，期待为国效力。他身在朝廷官署，常常留心东南西北各地水文、地理和物产状况。在汉武帝渴望成就千古大业的时候，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主动请缨出使大月氏。

汉武帝在未央宫大殿上召见张骞，听取他对出使一事的看法，叮嘱他此去道路艰险异常，而且塞外随时会有匈奴

人出没，朝廷无法给予他多少保护。但坚强的意志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驱使张骞勇往直前，决心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张骞作为大汉正使，带着一百余位随从护卫和丰厚的礼物出发了。

一个归顺汉朝的匈奴人堂邑父（甘父），成了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一行人北出长安，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凿空西域”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父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

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即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丝毫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10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10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倍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

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



◎ 张骞故里汉金城固张骞雕塑。

(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被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13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张骞和堂邑父二人。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

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

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立下的功绩。

探索新路 开发西南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获得的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对匈奴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时,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

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

帝基于沟通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所有事宜。

自远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包括现在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

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氏、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

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开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

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他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饶、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



○ 陕西汉中城固张骞墓。

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二赴西域

从张骞首赴西域后，汉武帝就一直同匈奴进行战争。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军连战告捷，汉军已经逐步控制河西和漠南大片地区。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别出定襄、代郡，出塞两千余里，歼敌10余万，霍去病“封狼居胥”威震漠北，匈奴王庭远迁大漠以北。为了巩固这前所未有的胜利，“扬威德于四海”，汉武帝接受张骞结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建议，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副使及随从300余人，每人配两匹马，还有牛羊万头（只），携带大量的金银及丝绸，第二次出使西域。

这时河西走廊已经在汉军控制之下。张骞身着汉朝官服，率领规模庞大的使团，很顺利地经敦煌到楼兰，再经塔里木河西行至龟兹，一路北上到达位于伊犁河谷的乌孙王都

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

乌孙国王猎骄靡派人远远出城迎接张骞率领的使团。猎骄靡在王宫接见张骞一行，对汉人衣冠十分新奇，而且对张骞带来的金银和锦缎布匹也很喜欢。张骞很直率地提出联合乌孙打击匈奴，为乌孙解除威胁。但乌孙多年来都受到匈奴的胁迫，尽管猎骄靡对张骞远道而来表示欢迎，但没有直接表态。乌孙当时是西域大国，兵力多达19万之众，若能联盟，将是汉朝最有力的盟友。张骞大胆提出和亲结盟的计划，猎骄靡听了之后没有明确表态。

猎骄靡热情留下汉使，每天酒肉款待，闲来领着张骞游览草原和伊犁河谷。张骞暂时居住在乌孙国，并派使团前往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安息等国进行联络。张骞连番劝说结盟，猎骄靡虽然没有肯定答复，但决定先派出乌孙使者数十人跟随张骞返回长安。猎

骄靡听说汉武帝喜爱天马，他为表示友好和诚意，亲自挑选了数十匹塞外良马请张骞敬献给汉武帝。随张骞来到中原的乌孙使者感受到汉朝的辽阔富庶回乌孙后禀报猎骄靡，从此“其国乃益重汉”。数年后，猎骄靡终于主动提出归心汉朝，与汉和亲，就此揭开了新疆与内地交往的崭新一页。

随后，大宛、康居等国使臣都陆续来到长安，大大提高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汉朝与中亚、西亚开始频繁往来。张骞很受汉武帝器重，被任命为“大行”，负责接待各国的使臣和宾客，位列九卿。

公元前114年，张骞病故，归葬故乡城固，与开国元老萧何、樊哙等人墓葬共处一隅。

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张骞纪念馆门柱上有一副楹联：“一使胜千军，两出惠万年。”这是对张骞一生伟大功绩的形象写照。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张骞墓作为

“丝绸之路”陕西段7个遗产点之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张骞墓变成中国第44处、陕西第二处、汉中仅有一处国际遗产。

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长安（今西安市）很多地方都有“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绘画、雕塑等作品，以纪念这位烛照千秋的不朽人物。

最为经典的作品是西安古城玉祥门外耸立的一组张骞出使西域的青铜群雕，只见张骞手执符节，威风凛凛骑在高头大马之上，风霜裹身，旌旗猎猎，严峻的脸庞上双目炯炯，闪射出坚毅的目光，仿佛依然在凝望着西域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参考资料：

- 1.《兰州晚报》：《丝路驼铃》2015.5.20
- 2.《张骞：凿空西域第一人》《伊犁晚报》2015.1.19

中铁置业投资开发的中铁·西安中心顺利交付使用 大楼高达238米，西安商务办公从此进入“摩天时代”



6月30日，中国中铁房地产龙头企业中铁置业集团投资开发的中铁·西安中心，顺利交付使用，成为陕西首座投入使用的楼高超过238米的5A级甲级写字楼。中铁置业集团中铁·西安中心，位于西安市高新区核心区域，占地16.5亩，总建筑面积13.35万平方米，建筑总高度238.4米，总投资约20亿元。西安商务办公从此进入“摩天时代”，西安高新区发展的这一重要“引擎”，正式启动发力。